

温州市图书馆

東瀛遺珠集卷之六

鄭敷文書說

書海參摘錄

退

市

函

公館



00556

運河



公館

鄭敷文書目說

序

四庫提要於羣經目次曰鄭敷文書說一卷宋鄭伯熊撰而温州府志於經籍目次曰書說一卷註之曰陳亮序鄭景望與其徒讀書之餘因爲之記云云按敷文公諱伯熊字景望非二人也一載書說畧之也一載鄭敷文書說詳之也是書前朝固已有之自坊板壞而其書漸佚四庫之收亦閱百餘年矣雖温州志有其名而無其書徒令人企慕而不能置予於乙未歲寓研瀛湖丁香書屋主人購藝海珠塵集內見有是書自始至終統計二十七條疏於末曰鄭氏釋顧命之義今闕云云乃

知四庫提要備言二十六九條除闕文僅得二十七條之
非謬也不有藝海珠塵之編則書佚之久佚奚望出四
庫而歸東甌乎因繕而錄之以公同好且俟付鄭氏後
賢存先公之手澤作原璧歸趙之賀可與

范園氏楊詩謹識於怡春軒南窗

東甌遺珠集卷十八

平陽楊詩 范園輯

鄭敷文書說全錄

鄭伯熊

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轉自角至箕東方之

宿也是謂星火以房心為大火舉中星自斗至壁北方之

宿也是謂星虛自奎至參西方之宿也是謂星昴自井

至軫南方之宿也是謂星鳥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

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在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

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各居

各有時必於南方各

| | | | | | | | | | | | |
|---|---|---|---|---|---|---|---|---|---|---|---|
| 象 | 氏 | 仲 | 故 | 道 | 所 | 春 | 堯 | 而 | 北 | 至 | 其 |
| 以 | 言 | 冬 | 書 | 去 | 以 | 陽 | 典 | 北 | 至 | 仲 | 位 |
| 典 | 中 | 日 | 極 | 極 | 然 | 故 | 考 | 來 | 仲 | 夏 | 故 |
| 刑 | 星 | 在 | 相 | 相 | 者 | 舉 | 中 | 歲 | 秋 | 則 | 星 |
| 舜 | 所 | 壁 | 等 | 等 | 春 | 日 | 星 | 仲 | 火 | 火 | 火 |
| 嗣 | 在 | 行 | 夏 | 分 | 分 | 秋 | 以 | 春 | 轉 | 而 | 在 |
| 位 | 皆 | 南 | 言 | 日 | 陰 | 陰 | 正 | 則 | 而 | 西 | 東 |
| 之 | 自 | 陸 | 日 | 在 | 故 | 故 | 四 | 鳥 | 而 | 火 | 星 |
| 初 | 為 | 去 | 永 | 奎 | 舉 | 舉 | 時 | 以 | 西 | 轉 | 鳥 |
| 巡 | 考 | 極 | 冬 | 行 | 宵 | 宵 | 甚 | 轉 | 虛 | 而 | 在 |
| 狩 | 定 | 遠 | 言 | 西 | 月 | 月 | 簡 | 而 | 轉 | 而 | 南 |
| 既 | 與 | 故 | 日 | 陸 | 令 | 仲 | 而 | 南 | 而 | 仲 | 仲 |
| 畢 | 註 | 畫 | 短 | 秋 | 仲 | 春 | 明 | 矣 | 南 | 仲 | 仲 |
| 即 | 疏 | 短 | 去 | 仲 | 分 | 仲 | 日 | 循 | 仲 | 仲 | 星 |
| 首 | 蕪 | 夜 | 極 | 復 | 日 | 日 | 中 | 還 | 仲 | 仲 | 昂 |
| 制 | 說 | 長 | 近 | 日 | 在 | 在 | 宵 | 無 | 仲 | 仲 | 在 |
| 刑 | 不 | 故 | 故 | 在 | 角 | 行 | 中 | 窮 | 仲 | 仲 | 西 |
| 書 | 同 | 畫 | 畫 | 井 | 行 | 行 | 春 | 大 | 仲 | 仲 | 星 |
| 何 | 鄭 | 長 | 長 | 行 | 東 | 東 | 秋 | 要 | 仲 | 仲 | 虛 |
| 也 | | 夜 | 夜 | 北 | 陸 | 陸 | 分 | 如 | 仲 | 仲 | 在 |
| 曰 | | 短 | 陸 | 黃 | 分 | 分 | 也 | 是 | 仲 | 仲 | 北 |

| | | | | | | | | | |
|---|---|---|---|---|---|---|---|---|---|
| 始 | 忍 | 於 | 者 | 可 | 所 | 之 | 汗 | 也 | 呂 |
| 輕 | 也 | 是 | 猶 | 疑 | 避 | 說 | 隆 | 及 | 刑 |
| 刑 | 哉 | 制 | 以 | 者 | 耳 | 天 | 自 | 周 | 之 |
| 也 | 民 | 為 | 為 | 肉 | 古 | 下 | 虞 | 初 | 書 |
| 古 | 習 | 輕 | 未 | 刑 | 所 | 之 | 夏 | 頑 | 是 |
| 之 | 乎 | 典 | 也 | 益 | 謂 | 生 | 之 | 民 | 也 |
| 世 | 重 | 五 | 又 | 將 | 畫 | 久 | 衰 | 未 | 唐 |
| 惟 | 不 | 流 | 為 | 無 | 象 | 矣 | 訖 | 化 | 虞 |
| 肉 | 遽 | 以 | 贖 | 用 | 而 | 一 | 於 | 遂 | 成 |
| 刑 | 輕 | 宥 | 以 | 矣 | 民 | 治 | 商 | 夫 | 周 |
| 而 | 者 | 其 | 怒 | 而 | 不 | 一 | 季 | 百 | 所 |
| 已 | 勢 | 大 | 其 | 敢 | 犯 | 亂 | 意 | 年 | 以 |
| 聖 | 也 | 者 | 情 | 廢 | 者 | 故 | 其 | 之 | 號 |
| 人 | 時 | 為 | 之 | 也 | 豈 | 刑 | 姦 | 閔 | 秦 |
| 之 | 雍 | 鞭 | 有 | 以 | 虛 | 罰 | 日 | 始 | 和 |
| 於 | 之 | 為 | 可 | 示 | 語 | 之 | 勝 | 復 | 之 |
| 斬 | 世 | 扑 | 矜 | 民 | 哉 | 輕 | 而 | 虞 | 極 |
| 割 | 刑 | 以 | 與 | 使 | 此 | 重 | 刑 | 夏 | 者 |
| 弑 | 措 | 待 | 法 | 終 | 駁 | 亦 | 日 | 之 | 以 |
| 戮 | 不 | 其 | 之 | 知 | 漢 | 隨 | 加 | 舊 | 此 |
| 豈 | 用 | 小 | 有 | | 卿 | 時 | 重 | | 然 |

五刑三千皆有贖何也人之常情創見則震駭習熟於
耳目則易玩因斯民遠罪自愛之心而弛其斬割殺戮
可駭之事詳爲贖法以待其有時而入刑者所以養其
自愛重犯法之心也嗚呼仁矣舜之贖刑其條目不可
得而知矣觀呂刑之序謂之訓夏其詳畧之意亦可想
也且四凶之惡以孔子誅少正卯言之宜若不可以並
生然止於流放竄殛者蓋以流宥之也其敘四凶之罪
於象以典刑流宥五刑諸語已用輕典之後所以不殺
歟然舜之典輕矣猶曰惟刑之恤哉蓋輕典亦憂其或
用也穆王之贖刑已詳矣猶曰朕言多懼者雖贖而猶

恐其或誤也嗚呼有國者何可不識此心哉典獄者何
可不識此心哉
蒙論堯舜之世一用輕刑之說近熟思之不可不辨觀
臯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節便見聖人之心涵養發
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夫輕
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
刑亦非私怒罪疑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予如天
地四時之運寒涼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
始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而自不
犯於有司非既抵冒而復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

惡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伸之為寃而姦
民之祀於有司且將日以益衆亦非聖人匡直轉翼使
民遷善遠罪之意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

驩兜共工之徒其惡著於心在堯舜朝久矣而不敢少
肆者堯之心如水鏡之於物其妍醜不吾欺也而人之
鑑於水鏡者豈得自隱哉彼其心蓋知夫堯之見之如
見肺肝恐懼慚縮之不暇而暇惡之肆乎惡無所肆而
才為世用其假息於堯之世宜也聖人之於人雖不可
化亦曰姑惟教之化之未洛亦曰姑惟俟之俟之久矣

而終不吾化則所謂不移之愚而怙終之刑所不得而
宥也且堯之德輝被乎四表鳥獸知之而况於人乎民
變時雍而况在朝廷之上日邇清光者乎終堯之世而
不變是無時而變矣豈得留在庶頑之列以俟其格哉
然四子之心術堯舜知之固也朝廷之士且不知顧方
以為賢而薦之一誅而天下咸服何也自堯舜發其心
術之秘而朝廷之士察之矣凡小人之惡未嘗不包蓄
然未有終能忍而不泄者未嘗不掩覆亦未有終能護
而不彰者舜興於畎畝之中羣臣下之所安而小人
之所不悅也其所包蓄者泄而掩覆者著矣亦幸而在

方用輕典之世哉

而難任人

任人何與乎蠻夷曰遠人不服非內政之不修則邊隙

罔聞也任人善以柔佞軟熟而蠱君之心術逢君之所

好一為所惑則必急忽而荒政或好大而喜功治紊而

亂形且兆何以服乎蠻夷故惟敬德不急安靜無欲者

遠人之所慕而小人之無所利者也

五刑有服

舜之繼堯以州則增而益以刑則輕而詳州之益聲教

暨遠也刑之輕於變之後也然觀鞭扑流贖之設肉刑

趙抃

見忠獻集未抄入

係補

七

題目

早離溫江夜泊白沙埠

次韻石牧之大夫

將次溫州寄太守石牧之

一見下
今類不
見

經樂清寄前令周卯

見通志
一見石志

宿溫嶺

次韻石牧之大夫 男胤自溫倅迎於雁萬守石牧之以詩見寄次韻

自溫江宿僧淨德秀野軒 自溫將遠衛郡題謝子表 宿象浦驛記夢

題靈峯寺 將遠三衛呈溫府石郎中 男胤隨侍遠御款回贈行

送僧得賜經還永嘉 客中夜雨 侄婿鄭庭晦與余同游雁客舍先歸贈別

| | | | | | | | | | |
|---|---|-------------------|-------------------|---|---|---|---|---|---|
| 州 | 之 | 之 | 朝 | 宥 | 輕 | 此 | 矣 | 下 | 宜 |
| 千 | 至 | 外 | 市 | 則 | 重 | 五 | 而 | 之 | 若 |
| 里 | 輕 | 為 | 為 | 以 | 之 | 刑 | 不 | 心 | 遂 |
| 為 | 宥 | 三 | 三 | 輕 | 中 | 五 | 敢 | 雖 | 措 |
| 三 | 而 | 居 | 就 | 重 | 三 | 流 | 必 | 無 | 而 |
| 則 | 流 | <small>本案</small> | 猶 | 遠 | 居 | 猶 | 吾 | 刑 | 臯 |
| 輕 | 之 | <small>此說</small> | 可 | 近 | 者 | 以 | 之 | 焉 | 陶 |
| 無 | 有 | <small>傳則</small> | 也 | 對 | 居 | 並 | 德 | 可 | 作 |
| 所 | 五 | <small>案此</small> | <small>王</small> | 處 | 達 | 告 | 能 | 也 | 士 |
| 準 | 以 | <small>鄭康</small> | <small>輔之</small> | 蓋 | 居 | 臯 | 使 | 力 | 猶 |
| 矣 | 為 | <small>成</small> | <small>說</small> | 原 | 近 | 陶 | 天 | 行 | 曰 |
| 故 | 輕 | 以 | 而 | 情 | 與 | 歟 | 下 | 吾 | 五 |
| 為 | 重 | 意 | 用 | 而 | 居 | 三 | 人 | 德 | 刑 |
| 輕 | 意 | 也 | 法 | 法 | 達 | 就 | 皆 | 以 | 有 |
| 重 | 何 | 者 | 也 | 也 | 近 | 者 | 稷 | 善 | 服 |
| 遠 | 者 | 墨 | 何 | 說 | 之 | 就 | 契 | 天 | 何 |
| 近 | 者 | 居 | 者 | 者 | 中 | 輕 | 家 | 下 | 也 |
| 之 | 居 | 五 | 以 | 以 | 苟 | 就 | 皆 | 之 | 聖 |
| 說 | 刑 | 州 | 原 | 原 | 刑 | 重 | 臯 | 俗 | 人 |
| 者 | 刑 | 千 | 野 | 野 | 入 | 與 | 夔 | 善 | 愛 |
| | | 里 | | | 於 | 就 | 也 | | 天 |

公飲

庶幾得其情乎蓋罪一也而情各有三焉一而三之不
厭其詳所以求失情之也如其情則無厭乎愈
詳矣穆王五刑之屬三千而疑赦之罰亦三千非密也
寬也其寬者何也使凡有罪者皆得以入於罰也由是
言之以情議罪者果無厭乎法之詳也
書序臯陶矢厥謨禹成厥功
古者先德而後力貴謀而賤功故出師必受成於學而
折馘執俘反必以告其意深矣惟此義不明然後有廉
頗之事而被堅執銳野戰畧地者欲以居文墨議論之
上此後世之通患也大禹之功非後世之所謂功也聖

人猶屈之於臯陶之下其叙書曰臯陶矢厥謨禹成
功蓋功未有不出於謨而宣力四方者不得先於朝堂
之論以此示後世則國正而朝廷嚴驕蹇怨懟之意銷
而飛揚跋扈之心不萌上下相安而禍亂不汙矣
汝惟不矜
不矜不伐至公無我之心也舉天下之善安而行無所
累於心故無驕矜之氣天德也禹之所優而顏子之所
願也蓋萬善本吾性之所固有學至於聖賢於性無所
加益而缺一焉則不足以爲盡性知此則任重道遠惟
不足矣尚何敢矜之有進此而安焉則達乎天德矣

謙受益滿招損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此帝王之家法也自反而仁
矣自反而智且敬矣而人未遽吾聽焉不遽責夫人也
曰是吾仁智且敬有所未盡而姑勉焉爾此帝王之心
術也舜之誅四凶禹之戮防风豈惟刑施而民悅哉由
其遷善達罪心化於冥冥之中者蓋多矣死者一二而
生者不可勝算聖人之心亦可以無憾矣其心曰吾居
人上而有不中不才之子弟尚足以為賢父兄乎鳥獸
草木不遂其性吾心戚焉斯人也而有死於刀鋸斧鉞

者尚足以為盛德事乎故其視天下之人雖強悍抗戾
勞之來之而不知吾仁正之直之而不知吾義輔之翼
之而不知吾德忿疾之氣終不設於心而自視歉然若
有以深負於吾民也夫帝王之兵無關而後動其省躬
也至矣其含容隱忍而俟之也久矣其教詔誨諭也勤
矣然謂吾兵為無關謂吾省躬為無愧謂吾容之教之
為無餘力遽然自以為足則非所謂純亦不已謙尊而
光樂天而無競任物而無我者故曰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唐虞之君臣其自牧之道蓋如此征苗之後所
師而不疑也且帝常事親矣何罪之可負何慝之

予夔夔齋悞若無所容其身於天地之間不曰吾子
職已修而無罪也吾之心已盡而無憾也底豫而不恪
姦卽是心無閒斷之所感耳然則舉帝是心而感之有
苗益已然之效孰曰不可而必兵之用哉禹師還而帝
德敷于羽舞而苗民格果無用乎而可也舜禹益之心
其無憾矣

作服汝明

日月星辰之運行以成歲山之鎮物龍之變化華蟲之
文明彛取其孝思藻取其潔火取其烈粉米取其利物
黼取其斷黻取其辨皆君德也

如几杖盤盂之銘如珩璜琚瑀之節奏如干戚羽旄之
如金石絲竹之淳和以警其怠而勉其修以思其
闕而補其全以防其邪而輔其正以滌其昏而開其明
夫豈徒致飾以華其躬寓數以示等威而已古之制作
者必陳其義以示人簠簋尊彝祝嘏筭簠之類物有其
飾飾有其義不苟然也况垂衣以臨百官以治萬民豈
獨致飾寓數之爲哉服是服者必全是德一德不備則
不足以臨民故曰觀其象必惕然而三省焉此亦自救
之一端也左右前後輔弼之臣日侍君側以獻可替否
糾繆爲職者也覲衣裳之象以默察君之德其全

其有所不足乎其他乎其亦有所忽乎吁哉之辭更
唱互嘆使其君左顧右盼凜乎不敢少肆非深明其義
孰能致君於寡過進德之地乎此舜有汝明之戒望於
作耳目之官也蓋古者服以象德謂服是服者宜其有
是德以稱之公卿大夫士以下禮章不同必惟德之稱
則其義一也然則君天下者其德可不備乎

夔論樂之效

舜憂庶頑讒說曰撻以記之否則威之禹則曰帝光天
之下誰敢不遜舜曰臯陶方施象刑夔則曰予樂之作
幽如神明而來格噐如虞賓而在位微而鳥獸則率舞

靈而鳳凰則來儀况於人乎樂若是况於德乎至此則
禹所謂車服以庸亦末也况於撻之威之刑之乎其君
臣之間所相戒相勉者其道則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
威於斧鉞篤恭而天下平進而至於無聲無兵斯至耳
故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後世有
作者虞舜弗可及也矣
因民弗忍距於河
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而諸侯不敢亟叛以先王之
餘德遺澤在人者不能忘也太康盤游無度固為失德
非若桀紂之暴虐也民遽攜貳而后羿因得以奪之

哉而彌成五服其德在諸侯未遠也而王一有大難
天下莫有勤王之舉而五子御母後於洛汭亦無有矜
憐而恤救之者又何哉蓋嘗謂唐虞之世其民愛之敬
之畏之不敢少肆於上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
敢爲己私有也盛哉唐虞之民也若保赤子若承
大祭若臨大威之怨惴惴惟恐小失其意而潰
裂四出不可收拾也帝者以來其道常然民久習而安
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其國都歷久
弗反恬無愛之畏之之意豈不甚怪矣哉其攜貳而不
忍非弗念先王之德也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

母勤劬之保傅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惇然孤立遇弗友
愛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無聊啼號而不禁者非
憤其兄乃追念父母之恩耳是則民之貳太康也是乃
所以思禹之德也觀歌之一章則知太康之所以失矣
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故堯不以天
下私丹朱而傳之舜舜不以天下私商均而傳之禹朱
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益稷之徒堯舜亦不
肯舍聖而授之賢也何者天下者至公之器也傳之賢
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舍聖而授賢則亦非公也私
堯一不持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敢與諸皋夔益稷

之徒以禹之讓於皋陶誠切懇到至於數四非偽也而
 舜命不易焉循至公之理而已禹治變唐虞法而傳其
 子啟之賢謳歌獄訟之所歸猶可言也再傳於太康而
 遂失邦余是以知至公之器不可以為己有而望子孫
 之不遺也然禹雖傳之子孫其心與堯舜之心一耳以
 太康之逸豫苟有聖賢出而代之禹固樂乎天下之得
 其所也當是時四方諸侯環視而莫之救非厭乎禹德
 也親堯舜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憂天下之諸侯不恤吾
 民而不憂吾子孫之失天下也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
 猶之乎揖遜與賢也何擇焉羿遂太康而立仲康未負

於禹也惟其積心之不出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夏書
 四篇甘之戰非盛德事也五子之歌見命之中絕矣聖
 人蓋傷之也然則禹之變堯舜與賢之法非矣而何以
 為聖蓋自時之汙隆言之禹為慮天下之審也案此說
問子禹自大道言之賢而與又不可必得則傳子為常法
 耳然論唐虞夏之道則甘誓以下為德衰論夏道之中
 絕則責有歸焉叙言太失邦不待絕而罪已見曰昆弟
 五人須於洛汭雖許其親親之怨亦責五子之不能自
 強也夫

卷之三

蓋生

俶擾天紀

帝王之政莫先於畏天平居岌岌然省已修德惟恐天
威之來蓋欲銷之於冥冥之中不待其已形而後懼也
故二典之書於天人之際至嚴一篇數百言而命羲和
之說居其半舜初卽位首齊七政其於天道何其謹也
以後世觀之某月朔日當食有司必先期以告天子詔
百官執事修德刑以待之其日天子易服避殿減膳徹
樂百官守局以俟天變其嚴猶如此况堯之君乎司天
文者敢有弗虔其職乎酒荒于色日食不知使君臣上
下不何敬戒以祇天譴由後世言之誅不赦可也况守

唐虞之法者哉此廢時亂日之罪所以必征而虞夏之道於是乎不絕矣蓋虞夏之道畏天也有扈之征侮五行而棄三正也雖德衰而至乎與諸侯戰然其事猶虞夏之所謹也逸豫而失邦弗克畏天也昏迷于天象而征伐行焉夏道其復興乎肇位于亂亡之後而舉動若此其知所本矣當是時強臣擅命四方之諸侯必有相和而跋扈者矣仲康之師不先焉而惟廢時亂日之是先可不謂知所本乎可不謂堯舜之用心乎故夏書二篇皆畏天重民之事堯舜禹之心也仲尼定書之意蓋如此允侯徃征之者非征伐自侯出也是謀蓋出於允

侯也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至工執藝事以諫蓋言先王克謹天戒於未然之前採臣民之言以省己修德不待天戒已形而後懼也日有食之天變之至大者義和之職推步而前知者也今辰弗集于房不先期以告奏鼓馳走矣而猶罔聞知其罪可勝誅哉其在政典先時後時猶殺無赦况迷天象至此極乎言其罪之重也夫以荒淫之人顛覆厥德則王師之來未必無拒命之事沉湎之居於民上必有汙染俱化之人然非夫人之罪也故玉石俱焚允侯懼焉夫不輕于淫酒之一夫而恐兵威之濫乎無辜戒之至也未稱威克厥愛以戒衆士

猶言弗待刑戮也舍刑戮而言威愛之相勝若曰軍中之事無姑息焉耳則其仁矣觀允侯誓師之言則其賢可知仲康初政能用允侯而舉動若此此其所以反虞夏之道是夏道中興之象而世祚賴以復延聖人所以取是書之意乎先儒於此篇疑焉者蓋以廢時亂政之弗知日食之事爲輕故也其未之思乎

輔

案鄭氏此條專以敷正蘓氏書

書序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

夏之衰諸侯不循軌者多矣湯征諸侯始以不祀征葛慢神之罪也慢神則無所不至亦猶武王數紂之罪

也伊尹適夏猶武王觀政于商伊尹復歸亳則桀無復後改之理然後湯師興焉湯誓之叙曰伊尹相湯伐桀言湯之伐桀必俟伊尹未歸則桀猶可爲也此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之意同惜乎汝鳩汝方二篇之亡也觀伊尹往來夏商則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不專歸之湯復何歸哉嗚呼桀紂之惡極矣湯武之舉遲疑詳緩乃如此魏晉之事固不足道立人之朝君未至於不可諫而謂其君不能者孟子謂之賊其君信不誣矣

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

伐桀聲罪也升陟不避險且正兵也與桀戰于鳴條之
野危之也何危乎推湯之本心也兵者聖人之所畏雖
以至仁伐至不仁鋒刃既接勝負之形不可必勝則出
民塗炭之中不勝則天下貿貿然將復何恃以歸乎危
之故勝之勝之則予畏上帝之責始塞矣大賚孥戮驅
誘之術無遺力焉非得已也其心危也夫揖遜與賢而
繼以世及又繼以兵取時變愈下視古愧焉而不辭天
下之惡名以救斯世不避後世之口實以世昔所
未嘗有而自我爲之雖時有汙隆而理無彼此因時乘
理聖之時中而回視唐虞之道有不可及之世下視萬

世有亂名實之禍此湯之所甚懼而不忘也雖然後世
聖人不幸遇斯世天下望其來蘓如旱雲時雨能不恤
吾身起而應之滌煩澡毒舉道暘之人而置之清閔之
地澤焦潤枯起復秀之苗於已死之餘湯之所甚懼而
不敢釋然者至此可無憾矣故武王曰取彼凶殘我伐
用張于湯有光使天下後世無桀則已天下後世而有
桀負湯之德居湯之地處湯之時坐視赤子之在水火
而不知救其爲慙德抑有甚焉故至仁之舉口實之懼
以救生人以律萬世雖處時之不幸而終無跋躓之象
瞻前顧後原始要終委蛇曲折無所不至其道蓋如此

孟津之渡升陟之正也牧野之戰鳴條之危也數紂之罪若有涼德焉武王之心其又危於湯哉武庚之不叛則適命不黜不逆其必畔而立之武王之心其無憾矣嗚呼湯之德至是愈光矣而後世亂臣賊子尚敢假其名以欺天下而匹夫匹婦卒不眩其名忠臣義士得以伸其志者由湯武之德皎然可以戶曉也此聖人所以爲時中而無忌憚者不得以亂名實歟

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

古者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社稷諸侯犧牲既成絜盛既潔祭祀以時非有危社稷之行而旱乾水溢則神之責

也故變置社稷聖人會萬物於一身通意顯于一理故立法舉事如此夫旱乾水溢而變社稷則國亡而社稷宜遷矣然禁之亡也豈神之責哉勝夏之後欲遷其社而湯獨不可特屋之以示戒若曰是其君之罪非神之責耳蓋君者民之主一失其道則民失所庇而神失所依屋社而不遷專責君以示戒此作夏社之意也後世有屋社之制計必始于湯理或然歟使湯之前已舉此義則夏社一篇必不作也

書序遂伐三朶俘厥贄玉

三朶桀所奔也寶玉夏之器璜之類是也胡先生曰古

者寶玉世守罔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存肅敬之心告
終易代洪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莫
不陳列非直爲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必全而歸
之則可以免矣夫以一器一物傳之先王者猶謹如此
况神器之大者乎謹其小所以警其大者寶典之作其
以祖宗之物所當常寶而無德則失亦可常乎是義也
於顧命之篇見其詳案鄭氏所釋顧
仲虺之誥
驕心害德雖聖人亦畏之故以舜命征有苗而益以爲
病其言曰滿招損謙受益特乃天道况於人乎湯勝夏

而還未至國都而慙德形焉此其賢臣所以獨幸而喜
夫以將天明威而下順乎民黜伏罪人而上應乎天福
善禍淫之道得以不替塗炭水火之民得以更生自舜
禹以降厥功茂矣顧不以爲善而以爲懼不以爲滿而
以爲不足是心也崇德之原致治之本也仲虺於是作
誥以陳其應天順人之不可已又因其不自滿假之美
而將順之使之終始如一而不忘此心故曰德日新萬
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又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
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夫驕盈自滿之心其端
甚微積而至於耻聞過失女勝人騁辨給眩聰明厲威

嚴恣強愎則甘受佞辭而日諂日親惡聞忠諫而正直
日疏賢人君子高舉遠引而人君之勢日孤竄斥殺戮
肆行而不忌天下之心日離甚則骨肉怨叛而趨於亡
矣可不畏哉夫將順其微則小善可以成德正救其隱
則小惡不能以害善此以道事君者精術之妙用如孝
子之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引詩以斷事君之章所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故勝夏之慚湯之所以不釋然
而伊虺所以爲喜也齊威公勝楚而執濤塗衛獻公入
國而領逆者境變於前而心爲之易位一息之間驕敬
異狀血氣之易勝而善心之難存也如此大坳之慚終

身勿忘斯可已故以謹厥終惟其始之戒卒焉歸毫之
誥有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
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之言蓋因仲虺之言益知
所警也咎單作書明其居成功之道亦仲虺之意哉然
不可得而臆之矣

伊尹放太甲

昔仲尼作春秋其於君臣之分甚嚴至以天討加有罪
則雖尊而不廢法雖貴而不弛刑蓋幾於用湯武之權
矣是何也嘗觀唐虞之書有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
罔與守邦其稱民后若無輕重者自天爲民立君言之

畧勢分也孟子則曰民爲重社稷次之君爲輕其稱君
民若甚倒置者爲牛羊用人者言之進湯武也故道有
正有權正以體常權以通變常不過中變不失正權也
者聖人之時中然小人用之則無忌憚是以聖人之語
權必凜然有憂天下後世之意至其身臨之而亦不敢
避也太甲之初伊尹作三書以訓之今存者一篇其言
祖宗之訓天人之理前世存亡之戒詳矣猶不患於阿
衡則繼以苦言聳動而警懼之其曰惟尹躬先見于西
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
終警懼之至也古之仁人君子立人之朝其君不明度

已之不能正也則去之而不食其祿不任其事君子許
其爲知幾其情不忍捨去與義不可去者則苦言極諫
而繼之以死君子許其爲盡節過此則有孟子所謂貴
戚之卿之覆諫之而不聽則易位者迹雖不同要皆君
臣之罔終者也伊尹之於成湯豈獨貴戚之比而其身
任天下之重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又豈拘拘爲賢
者之守節哉故曰伊尹爲是言也所以深警太甲也夫
危痛警切之言豈伊尹之所忍發吾以爲懼而彼由之
以爲常而若弗聞也則其性淪於所習之中而惡且成
矣臣寧負王不敢負社稷君子不以罪霍子孟伊尹獨

敢負成湯乎是以不得已而出於權而非心之所安也
故其自言曰予弗狎于弗順而孔子序書直書之曰放
且君薨聽於冢宰三年古之人皆然伊尹何病蓋居憂
禮也而未有居於外者君居於外非主也是啟天下後
世篡廢奪攘之漸也是以仲尼定書於湯武伊周之事
皆有所甚懼焉仲尼之所懼伊尹因亦懼之矣直書曰
放伊尹所不敢辭也夫以伊尹之聖伐桀之事湯不敢
自爲遲速進退而一惟命自後子孫之托夫何所疑而
營桐宮以居憂邇先王以思訓畢喪三年冕服奉歸終
始之際伊尹亦何憾而其心獨矍矍焉至聖人序書猶

謂之放以見冠履之分堂陛之勢天尊地卑之義毫髮
不可紊分寸不可移也以此防民亂臣賊子猶以藉口
聖人烏得而不懼故曰聖人之語權必凜然有憂慮天
下後世之意况其用之者敢以爲常而不懼哉然則虞
書之言自君上而言也孟子之諭救時不得已之意也
春秋之法以天道自處兼堯舜湯武之事也書之序春
秋之法也其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祖
后云者爲桐宮之營張本以明伊尹之初心也曰太甲
既立不明者危成湯之業也曰伊尹放諸桐者伊尹不
得已之權而爲法受惡也曰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叙伊

尹之績也太甲克終允德而後歸乃序思庸於歸亳之
下者以明喪畢則歸而非放雪伊尹之慚德也曰伊作
咸有一德者以明伊尹之於太甲其出其歸皆志於成
其德也夫然後伊尹之志較然昭著於天下後世匹夫
匹婦之所共志藉口以濟其私者不得以欺匹夫匹婦
夫惟匹夫匹婦不可以名欺則亂臣賊子不得以綏其
惡而篡弒奪攘之禍庶幾少息矣聖人於太甲之書反
覆致意體常而盡變存正以明權故曰春秋之法或曰
伊尹之於太甲能必其悔過否乎曰然使太甲不明在
未立之前則湯未必以傳太甲惟其既登尊位乍處崇

高富貴而動其欲也故曰既立不明夫動欲於富貴惟
置之於不見可欲之地則本心既蝕而復明天理欲悔
而復昭矣此必然之理而伊尹所以必太甲之能悔也
觀太甲怨艾之言則其知悔也至矣可不謂賢乎不然
何以能甘澹泊於三年之久而無過舉也竊意太甲所
謂欲敗度縱敗禮者蓋以微見於視聽言動之間出入
起居之際伊尹不待其流而救之故其悔過也易豈若
漢羣臣數昌邑之罪也哉觀乎此則霍子孟所謂功者
尚不足云矣

有其善喪厥善

伊尹將告歸戒太甲者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
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傳說戒高宗曰有其善喪厥善
矜其能喪厥功蓋未免於戒也若夫禹治水湯勝夏武
克商拯民於昏墊塗炭之中其功德大矣益之戒猶曰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仲虺之戒猶曰志自滿九族
乃離召公之戒猶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三代之臣所
以告戒其君皆勤勤於是不謀而同何也蓋謙則虛虛
則能受天下之善而來天下之賢夫以天下之善歸於
已而賢又樂告以善道則內以成德外以出治豈不有
餘裕哉滿則實實則忠嘉之言不能入而賢者望其顏

色而去之以一人之智慮自用於天下小臣諛大臣欺
之形已成而無有告之者俄焉覆亡而不自知此
必然之勢也故以禹湯武王之聖其於運獨智以馭四
海若有餘力而其臣猶不忘此戒而堯舜之盛稱其德
者亦不過曰允恭克遜舍己從人爲善則知所謂
謙者帝德王功之所由終也其在周易曰謙謙曰勞謙
者自牧之至也曰撝謙曰鳴謙者發於聲音笑貌無所
歉也凡卦之體吉凶悔吝錯居六位有言而無凶有利
而無悔惟謙爲然故爲天道之所益鬼神之所福人道
之所好可以涉大川可以服萬民可以用侵伐可以保

終吉聖人極口贊之以示天下後世其意切矣三代而下時君世主其德之優劣世之盛衰治亂往往其原皆出於此其間能因事省警常懼此心之或怠者其可不謂究物理達治道者哉貞觀八年有星孛於虛危歷於氏太宗問虞世南曰是何妖也對曰願陛下勿以功高古人而自矜大勿以太平而自驕惰克終若始彗何足憂太宗曰吾十有八舉義二十四定天下二十九卽帝位三代以來撥亂之主莫能臻於此頗有自矜之意而輕天下之士此吾之罪也上帝見變良以是乎十有一日而彗滅嗚呼人主一有驕心而星辰爲之變異心一

知過而天意爲之昭回帝王於此兢兢而不敢忽良以是也夫以太宗撥亂之才勝殘之仁混一區宇以致太平史臣以此迹湯武庶幾成湯功德兼隆自漢以來蓋未之有而小心兢兢畏知自矜輕士之害德而深悔之也後世之君未有太宗之功業自以帝王莫及忽天變而不懼棄賢人而不思固無三代之臣而如世南之善救其君之心術亦不可得也豈不殆哉余讀唐會要因竊思太宗之所以能好賢樂善屈己從諫以致貞觀之治者蓋本此心之謙虛而向時驕悍不顧之氣象亦銷矣然其晚年矜己好大勉強聽言或至怫怒導人使諫之

風寢不復見豈讓德之衰而驕氣象之老不白克而賢人君子皆已亡邪此又余之所歎息也

惟先格王正厥事

先格王者先格王心之非也祭有常禮謂之典祀不可豐也不可殺也殺則慢神豐則有徼福者焉於豐殺而知心術之差也繹祭禮也高宗之繹其必有加厚而過禮者發於心術之微見於薦享之際此心一動而物祥應焉人君心術不可不謹也如此蓋加厚而過禮是必徼福之心徼福之心萌於畏死而貪生其甚則有淫祀

身相仙如秦始皇漢武帝唐明皇其心愈遠豈不可

畏哉故祖已謂當先格此心於是推天命之常理降年修短惟在乎人為而天時應之耳人君之職專在於敬民一舉一動無非繼天為民者一念之差則舉動失而天意為之變矣其可容私昵之意於事神乎不聽罪者不知過也乎命者天以祥異戒之其為其信而不虛應也

西伯戡黎

文王用師如侵共遏密非一也至於武王乘黎則迫于

王都而近亦觀政之事也案漢儒皆以戡黎為文王事

說書祖伊所以恐歎祖伊既曰天既訖我殷命疑若不可

救矣然奔走告于王戒之甚切者猶冀其萬一也使紂
一旦悔過自新則武王必不用兵而商之天命可復延
此亦武王之本心也不有康食者謂祭益犧牲粢盛
既于凶盜也不虞天性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也
不迪厥典者狎侮五常也祖伊之言即武王數紂之言
先儒謂武王觀兵之後不復北面事之此豈武王之心
哉

書序一月戊午師渡孟津

序云一月戊午蓋商正已當絕而周正未建故不稱正
月武王有一月壬辰征伐商之文蓋武王與師之時亦

已不用商正也若夫商正未當絕則孟津之師未舉矣
經稱十三年當依序文作十一年史記云武王克商二
年訪箕子而洪範亦云十三祀訪箕子可見也

牧誓

序云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
牧誓則武王謂紂為獨夫謂予有三千人同心同德不
誣矣經云四伐五伐乃止六步七步乃止不獨自嚴整
為不可破之勢亦恐鋒刃施於克奔者故戒徐徐進退
彼拒則擊之不拒則不至妄擊也王者之師整暇於審
蓋如此嗚呼仁哉

書序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序稱勝商殺紂亦誅獨夫紂之義也然於此言者不界
九疇彝倫攸斁之義也以箕子歸則彝倫叙而天錫武
王矣箕子佯狂去國有不臣武王之意武庚既立則箕
子可歸矣箕子之歸為洪範九疇非為武王也其後受
封於朝鮮則武王亦不敢臣之也

立政

立政以用人為本以卹獄為先故一篇之書言完俊即
及庶試始言庶言次言庶獄庶事而不及庶言末止言
庶獄而不言庶事而曰勿誤其意深矣終篇又命司寇

蘇公牧獄蓋國祚之長短全在德刑之相勝周家卜世
之永仁勝殘也故以長我王國屬之司寇

呂刑

古者重刑無贖至穆王好巡幸無財用遂造贖法五刑
皆有贖墨百鍰劓惟倍荆倍差宮六伯鍰大辟千鍰聖
人存此篇所以記法之變然其間亦多好語有不輕于
用刑底意先儒論流宥五刑謂刑之重者金作贖刑謂
刑之輕者又曰重刑不可贖金贖者鞭扑二輕刑耳

溫州府



卷之二

溫州府志

四書淵源三編類錄

序

才甌學盛於宋志稱在程門者十一人在朱門者十
二人有問答見於伊洛淵源及程朱全書者有謾經解
詰散見於十三經傳說者故小鄒魯之稱與台婺並垂
不朽乃世閱世而人閱人文教之興遠去前古雖
御四庫存有甌儒撰經諸書而末學微賤不能請抄重
梓以廣傳布則感慨係之矣往有東甌遺珠集之編分
經史子集門以經為首求十一公之在程門十二公之
在朱門載籍不多見僅見於四書滙叅中有甌先儒解
詰者喜而錄之首薛士龍公獲事袁漑漑盡以程頤之

學授之次爲陳潛室公受業於朱子者次爲陳止齋公
交於朱子者再次爲史文璣公去朱子遠著論與朱子
相符者蓋滙叅一書本大全章句集註或問語類諸書
彙纂而成極稱完善其書爲金壇王步青先生所輯茲
特摘而錄之原其名不敢沒其功也甌理學之盛散見
於羣經者豈區區而止是哉願後之廣蒐博采以匡未
逮庶幾斯集之幸也姑書以俟

范園氏楊詩謹識於南監養惺室

四書滙叅姓名目次

薛季宣

陳傅良

陳埴

史伯璿

東甌遺集卷三十七

四書滙叅摘錄

中庸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

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若不

是強於當知當行上尚不能盡力又何暇於隱怪

處着力耶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

平陽楊詩

葩園輯

又曰吾弗爲之語氣斬截便隱然有箇依乎中庸之意在

君子導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導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史氏伯璿曰知仁二者未嘗不相因強特成就結裏此知行而已章句曰導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導道知意蓋於導上見此行似因知而有始也曰半途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

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非真知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指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章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大概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生蒸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爲衆人非張子意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

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潛室陳氏曰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己之心以愛人

恕者之事也以愛己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

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子張以仁言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

散則覆

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

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今日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

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

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

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

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

者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

也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

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

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困知勉行者勇也

史氏伯璿曰詳分字等字是從理氣上分別出來分是性分之分是性中所具之理有此三者之分所以見之於用而各有所屬知屬智行屬仁強於知行屬勇以分言如禮記分無求多之分主理言也等是等級之等是所稟之氣不齊故資稟有高下之等所以上等則以知為重而主智次等則以行為重而主仁下等則以強於知行為重而主勇以等言如孟子凡五等四等之等主氣言也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樣範只合逐章體認才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是人道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仁發明天道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仁發明天道

右第二十四章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智發明天道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之者之智發明人道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史氏伯璿曰至誠則自然無息無息則自然常於

中驗於外而與天地同其體用非至誠之後猶有

待於不息而後能與天地同其功用也或問力辯

諸家之說皆為其如此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

高厚又悠久也

史氏伯璿曰悠久之悠即悠遠之悠此指驗於外

者言也悠久之久即不息則久之久此指常於中

者言也悠主外久主內故曰兼內外而言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史氏伯璿曰此章以誠者之勇發明天道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

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

史氏伯璿曰天地者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未然者難知故二句俱從難知者言之言鬼神後聖而三王天地不待言矣

上論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

潛室陳氏曰此是君子小人分路猶向東行人無復有回轉向西之理西行人亦然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愚者謂無者自然而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恕之別

潛室陳氏曰據此一章只有勿無二字分別乃是記者當下識得於辭氣之間孔門言語一似法律讀者當如法家一字不可取次過了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於菟其
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間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
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然其所以三仕三已而
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人欲之私也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不許其仁也

潛室陳氏曰爵祿國家爵祿不可認爲已有而妄
生喜愠政事國家政事不可認爲己能而自分新
舊皆忠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程子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至
於再則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

潛室陳氏曰若爲學之道則不厭思此只爲應事
言之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程子曰夫子之時齊強魯弱孰不以爲齊勝魯也然
魯猶存周公之法制齊由桓公之霸爲從簡尚功之
治太公之遺法變易盡矣故一變乃能至魯魯則脩
舉廢墜而已一變則至於先王之道也

潛室陳氏曰王道猶人之元氣齊魯之初均有此
元氣只緣中間元氣各受些病齊求速安不於元

氣調養便以烏喙投之一時却得康強不知元氣
已被此壞了醫欲治之定須先去了烏喙一段毒
始下得調理方法魯雖未曾用藥元氣却未大壞
聖人與調理出便自還本來一箇人能近取譬言可謂仁之方也已

又曰論語言堯舜其猶病諸者二夫博施者豈非聖
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聖人之心
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顧其養有所不贍爾此
病其施之不博也濟衆者豈非聖人之所欲然治不
過九州聖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濟也顧其治有

所不及爾此病其濟之不衆也推此以求脩己以安
百姓則爲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
潛室陳氏曰堯舜在上保得天下無窮民否天地
之大人猶有所憾見得道理無盡期聖人亦未有
盡處安得不反躬自責

游於藝

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皆至理所寓而日用
之不可闕者也朝夕游焉以博其義理之趣則應務
有餘而心亦無所放矣

潛室陳氏曰教之六藝小學之初事游於藝成德

之餘功小學之初習其文成德之游適於意生熟
滋味迥別

成於樂

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
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
易先後淺深也

潛室陳氏曰內則先樂而後禮此章先禮而後樂
學之序當如內則此則其終身所得之先後也其
先善心興起是於詩上得力其次操守植立是於
禮上得力至末稍德性純熟是於樂上得力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慥慥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侗無知貌愿謹厚也慥慥無能貌吾不知之者甚絕
之之辭亦不屑之教誨也

潛室陳氏曰狂者只是說大話立大論底人凡心
下有事都說出在外亦無遮蔽但直行將去也好
今有狂人都恁地說大話立大論至於到利處但
知有己反以義責人却不直侗者凡事只是恁地
謹厚不敢妄動也好而今侗者却不愿要妄動慥
慥者無能為底人都一向恁地朴厚也好而今無
能為底人也都會用許多詭詐狂侗慥慥這是得

之於氣如此至於不直不願不信都知自得如此
豈非天下之弃人

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謝氏曰恥惡衣惡食學者之大病善心不存蓋由於

此子路之志如此其過人遠矣然以眾人而能此則

可以為善矣子路之賢宜不止此而終身誦之則非

所以進於日新也故激而進之

潛室陳氏曰子路於世間名利關大界限分明處

已見得破但其工夫尚疎未入聖賢閭室所以聖

人常欲抑其所已能進其所未能

君子不以紺緹飾

君子謂孔子

潛室陳氏曰即孔子做底便是眾人合依底故問

稱君子聖人以身為教故記者以教法書之

下論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潛室陳氏曰喪禮固有分亦須兼得貧富固有分

雖得為而貧不能舉禮者故云稱家之有無分不

得為者不在此限孟子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

可以為悅兩言最盡

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潛室陳氏曰為國以禮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事

各當事物各當物終日在天理上此堯舜氣象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

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

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為仁由己而非

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

潛室陳氏曰此語是趨促顏子當下便勇猛用功

不可只問人面商量為之在我而已我能一日勇

猛直捷掃去己私復還天理即仁便歸我顏子是

陽明燥性人故說得此語餘子領不去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小人謂細民孟子所謂小人之事者也

潛室陳氏曰遇此時則習此事遊聖人之門所學

何事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謝氏曰君子志於仁矣然毫忽之間心不為則未

免為不仁也

潛室陳氏曰此君子小人指心術邪正言君子存心雖正猶有私意間發之時小人本心既無縱有隙光暫見決不勝其虺蛇之毒深惜小人之喪失本心也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志士有志之士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

潛室陳氏曰生順死安無可悔憾當此境界但見

義理不見己身比干仁人張巡志士

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

然猶有不莊者蓋氣習之偏或有厚於內而不嚴於外者是以民不見其可畏而慢易之下句放此

潛室陳氏曰雖是仁能持守然當臨涖之時舉動之際此心少懈即妄念便生須逐時照管令定靜縫定靜不開則惰慢之氣無自入此聖賢點檢身上工夫

周密處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是仁有甚於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况水火
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
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語下章放此

潛室陳氏曰蹈仁有益無害人何憚而不為此勉
人為善之語若到得殺身成仁處是時不管利害
但求一箇是而已學者患不蹈仁爾蹈仁則心無
計較之私若義所當死而死雖比干不害為正命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
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陪臣家臣也逆
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

止齋陳氏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僖文
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宣成襄昭之春秋也陪臣執
國命定哀之春秋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然
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
矣

潛室陳氏曰心存則仁便存心便喚做仁固不可
但離了心外更何處求仁

上孟

齊宣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
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小事
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

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見侵陵而吾所以事
之之禮尤不敢廢

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忘其孰大而孰小
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大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
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
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
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
氣

人固當敬守其志然亦不可不致養其氣蓋其內外
本末交相培養

潛室陳氏曰集註謂致養其氣即無暴氣發得暴
失養故也必言致者見養氣之難須以集義為本
又無正忘助長之弊方為能致其養也

下孟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

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巨室世臣大家也得罪謂身不正而取怨怒也

潛室陳氏曰得罪謂非理致怨所謂不得罪者謂

合正理而不致怨於人非曲法以奉之也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

則臣視君如寇讎

土芥則賤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其賤惡之又

甚矣寇讎之報不亦宜乎

潛室陳氏曰孟子此語是說大都報應如此若忠

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

而處宜豈爲是哉

潛室陳氏曰晦翁以爲凡禮義不可泥陳迹如可

行於昔而不可行於今可行於人而不可行於己

與夫辭之爲禮亦有不辭之爲禮受之爲義亦有

不受之爲義行之人則爲禮行之我則非禮惟義

亦然大人者義理周遍融通又不爲非禮義之禮
義又曰大人則道全說則貫萬變而不膠於其迹
故無此蔽學未到大人變通處則必膠於陳迹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闢
靡也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潛室陳氏曰不博則約無所施學到約後許多博
處方有受用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

也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春秋魯史記之
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
四十九年也

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
公卿大臣規諫獻納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
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
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
人能降之也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仁者心之德程子所謂心如設程仁則其生之性是

也

潛室陳氏曰小心是也。種亦是物只是物之有生理者爾然便指心真。則不可但人心中具此生理便以穀種為仁亦不可但穀種中亦含此生理穀不過是穀實結成而穀之所以才播種而便萌芽者蓋以其有生之性心不過是血氣做成而心之所以有運動惻怛處亦以其有生之性人心之與穀種惟其有生之性故謂之仁而仁則非枯於二者之形也。孟子只恐人懸空去討仁故即人心而言程子又恐人以人心為仁故即穀種而言

義者行事之宜謂之人路則可以見其為出入往來必由之道而不可須臾舍矣

潛室陳氏曰孟子謂夫道若大路然又曰義人路也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道若大路取其明白易知義為人路取其往來必由不知道之猶路無目省也不知義之為路無足者也此孟子語意別處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也也言為不熟不如莩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

夷稗草之似也

也但五穀不熟則反

則反不如為他道之有成

亦可食然不能如五穀之美
口若稗之熟猶為仁而不熟

潛室陳氏曰他道如百工眾技百家諸子皆是

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

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潛室陳氏曰更嘗變故多則閱義理之心熟熟謂

義理與自家相習便如履吾室中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誠實也言反諸身不所備之理皆如惡惡臭好好色

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而無不利矣其為樂孰

大於是

潛室陳氏曰反諸身者既是萬理皆實即渾然是

義理流行何處不順裕若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

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後可以踐形

蓋眾人是有是形而不能言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

人有是形而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

也

潛室陳氏曰聖人盡

心位方償得本來形色學

未至於聖人則於性分

道理未免虧欠才於性分

有虧欠即是空具此形色不能克踐滿足也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

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

潛室陳氏曰三俱國家正額勢不容緩非廢

其征但不一時并征耳

附四書講摘錄

孟子

理物字(2) 卷